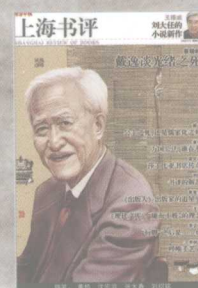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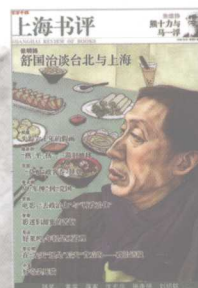


上海书评 第4辑

# 书评的解剖

SHANGHAI REVIEW OF BOOKS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



# 书评的解剖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 编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书评的解剖 /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4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4)

ISBN 978-7-5458-0055-5

I. 书… II. 东…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59101号

---

责任编辑 陈 琪

特约编辑 华 慧

技术编辑 吴 放

---

## 书评的解剖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mm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8-0055-5 / I · 20

定 价 20.00元

# 书评的解剖

《上海书评》第4辑

白小  
述永  
董  
机谷  
瑞一  
李天  
高  
曹  
尖  
山  
董  
山  
王  
董  
文  
曹  
李  
董

## CONTENTS

### 访谈 & 口述

- |     |             |     |
|-----|-------------|-----|
| 003 | 中里巴人谈八卦掌和养生 | 石剑峰 |
| 008 | 顾彬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 盛 韵 |
| 014 | 舒国治谈台北与上海   | 张明扬 |
| 021 | 戴逸谈光绪之死     | 黄晓峰 |

### 特稿 & 书评

- |     |                             |     |
|-----|-----------------------------|-----|
| 029 | 似曾相识燕归来                     | 高 林 |
| 036 | 历史没有留下任何教训                  | 梁文道 |
| 041 | 日本两大食品公害事件                  | 李长声 |
| 046 | “我瞄准公众的良心，<br>一不留神却击中了他们的胃” | 钱满素 |
| 053 | 从事故赔偿看法律与共和国                | 李公明 |
| 059 | 谋杀的价值观                      | 伍 迪 |
| 062 | 胡风会不会成为周扬？                  | 王晓渔 |
| 068 | 缅怀王永兴先生                     | 钱文忠 |
| 073 | 跨越通向乌托邦的门槛                  | 袁筱一 |
| 079 | 游走在灰色地带                     | 张 楠 |

084	历史学是科学吗?	周振鹤
090	色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小白
095	强盗、高僧和死者的“契约意识”	刘永华
100	沉睡了六十年假画背后的故事	郑重
106	“热,平,挤”:三箭射地球	陆谷孙
112	“草根”政客乔·拜登	汪凯
117	从“军-绅”到“党国”	李天纲
122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	罗岗
129	影迷们甜蜜的苦恼	李黎
133	年轻才是硬道理	毛尖
138	珍珠·石油·珍珠港	王尔山
144	我的父亲母亲	王德威
149	儒家化之死?	郝山
155	中国是否应该遵守万国公法?	章可
161	到书店去看看今天会碰到谁	梁文道
165	书评的解剖	刘铮
170	一个出版家的追星史	黄昱宁
177	诗人艾略特	叶扬

## 笔记 & 随笔

- |     |               |     |
|-----|---------------|-----|
| 182 | 今天我们依然……阅读经典  | 李公明 |
| 184 | 百年之约          | 小 宝 |
| 186 | 谈阅读           | 舒国治 |
| 188 | 吃张爱玲的“软饭”     | 沈宏非 |
| 191 | 舅舅教我读词        | 魏 旸 |
| 195 | 到底意难平         | 刘绍铭 |
| 196 | 甘阳笔下的洪谦和北大外哲所 | 高山杉 |
| 202 | 文学批评家艾略特      | 叶 扬 |
| 206 | 以……看待“真相”     | 李公明 |
| 208 | 伊夫林·沃“触电”     | 乔纳森 |
| 210 | 卖笑和买醉：萧条中的旺市  | 林行止 |
| 213 | 买了……还买了       | 沈宏非 |
| 215 | 这儿都是天使？       | 陆谷孙 |
| 217 | 张错及其他         | 迈 克 |
| 219 | 薪尽火传          | 刘绍铭 |
| 220 | 熊十力和马一浮       | 朱维铮 |

## CONTENTS

- |     |   |     |
|-----|---|-----|
| 225 | 在“先天”还是“后天”背后的<br>……政治语境                    | 李公明 |
| 227 | 科学毁灭世界?                                     | 小宝  |
| 229 | 金陵生小言(续二)                                   | 蒋寅  |
| 231 | 艺术的鲁迅                                       | 黄裳  |
| 232 | 洗浴外史  | 施康强 |
| 235 | 薄命怜卿早嫁                                      | 刘绍铭 |
| 237 | 《现代文库》：“廉而不贱”的理念<br>——我与“Modern Library”(上) | 王强  |
| 241 | “行脚”之后是……4S                                 | 李公明 |
| 244 | 呼唤手艺人                                       | 乔纳森 |
| 246 | 倪元璐的字真帅                                     | 董桥  |
| 249 | 床上展开的“秘密图纸”                                 | 沈宏非 |
| 251 | 扶乩  | 张大春 |
| 254 | 鸳鸯蝴蝶不见了                                     | 刘绍铭 |
| 256 | 后记  |     |

---

访谈 & 口述





# 中里巴人谈八卦掌和养生

——石剑峰

有时候真的怀疑当当网的畅销榜是不是忘了更新了,《求医不如求己》(1、2)总是不可思议地占据着非虚构类前几位,如果销售数据可信,那这两本养生书已经销售超过百万册。这套书的作者是中里巴人。中里巴人原名郑幅中,中里巴人取自战国时期的两首古曲《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取中里巴人这个笔名,寓意将中医精髓更通俗化地传播给百姓。想象中的老中医中里巴人应该是鹤发童颜的大师,而实际生活中的中里巴人只有四十来岁,这一反差让另一位媒体老记者惊叹“大师原来这么年轻!”整个采访的过程,伴随着生活养生之道的口口传授和名医坐席,读者纷纷围观咨询“如何减肥”、“如何治失眠”、“如何治胃病”等等,中里巴人倒也耐心地一一口口相解。

听说您父亲是八卦掌的传人,能谈谈您的家学吗?

**中里巴人:**我祖父是民间医师,所以我父亲也受了一些熏陶,然后到我这里也算是承了家业。

八卦掌自问世以来备受习武者喜爱和推崇,自董海川在京传艺后,形成了不同的门派。父亲从小拜八卦掌第三代传人尹玉章为师,后来成为第四代传人。所以,我父亲传承的是尹氏八卦,所谓尹氏八卦就是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的大弟子尹福传承下来的。尹氏八卦掌形,四指并拢扣拇指,以推、托、带、领、搬、扣、批、进八个字而概括。最讲手、眼、身法、步气力合一,崩弹力多,其敏捷如打闪韧针讲借劲使劲,以巧破千斤。每个劲都出自于腰,手到步到,走的是圆圈,用的

时候是个圆球,这就是尹氏八卦掌独特风格。

即使我父亲学的是尹氏八卦掌,但可能也不一定是原本最正统的尹氏八卦掌了,他必然在其中掺杂了自己的感悟。至于什么氏,无所谓,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虽然父亲是八卦掌的第四代传人,但他并不要求我一定要学。每到父亲早上去公园练习八卦掌时,我跟在父亲身后,我在旁边看着。小孩觉得好玩就会模仿,自然也就学会了。我对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儿子对中医不感兴趣,那也没关系。说到底,中医是一种文化,对中医的兴趣是对一种文化的兴趣,顺其自然。

所谓的教,必须要想学、感悟才能学会。正是对八卦掌的练习,才让我了解了身体经络的位置。我祖父留下许多医书,我就是从小喜欢看这些东西,什么草药图经络图,就是觉得好玩。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会不会都无所谓,然后自然就学会了。学习需要一种感知,没这个感知就别进这一行,所以不是学出来的。用学的方法,你学不会,重要的是一种感知的方法。

八卦掌在许多电影和武侠小说中都非常神秘,作为尹氏八卦传人,您能描述一下吗?

**中里巴人:**其实并不神秘。八卦掌是中国武学里的内家拳,相当于大家熟悉的太极,但八卦掌更偏重于技击方面,太极更偏于养生。其实要说八卦掌的实质,牵涉到武学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养生,一个是技击。看你偏于哪方面锻炼,八卦掌用于养生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内家拳。所谓内家拳,就是先练脏腑,后练四肢。内家拳以养生强体为主,八卦掌也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内家拳。

您祖上师承的是尹氏八卦,那您也一定是尹派?

**中里巴人:**我哪个门派都不是。

为什么这么说?武学或者中医界可都十分讲究门派的,而且都喜欢说自己正统。

**中里巴人:**除了学八卦掌之外,我还师从太极名家李宝良先生学习

太极。八卦掌并非不讲太极，太极拳也并非不讲八卦，两家拳法同以阴阳太极八卦为母，只是两家各有不同理解和独到之处。

门派之见算是武林的陋习。门派之别，相互倾轧、排挤，如果以这种心态来学武学肯定不会有太大的进步。武学本身就讲究包容，武学最后练的是一种思想。武学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最后只是成为偏执狂。没有博大的包容精神，不可能、也没有博大的武学。我觉得，宽容是武学的第一步。

八卦掌就有很多门派，还是根据自己的悟性、体质去学。你觉得练董氏八卦拳虎虎生风，那你就练这个。不在于哪个更好，而在于哪个更适合你。所以目的是强身健体，无论是八卦掌还是少林拳，都是可以的。哪个东西对我强身健体最为有用，我就拿来用。各家的东西，必然有各家的智慧。吸取各家东西为我所有，更为重要。所以门派之争最没必要。门派是你选择的工具，不是枷锁。你适合八卦掌，你非要螳螂拳，体质完全不适合，则不如不学。完全不应该按照门派来选择，而是应该按照体质选择适合自己的武学，而不是哪个门派更好。

我觉得养生的方法非常多，八卦掌可以养生，瑜伽可以养生，跑步也可以，不在于用什么样的名称，也不在于用哪种武学，关键是把内在肌理搞清楚。我们练八卦掌、太极或者瑜伽为了什么？我们可以说是为了强身，强身太笼统了，什么都可以强身。经过我自己实践锻炼，无论是中国的武学还是印度的瑜伽，其实质的核心在于打通经络。遵循这样一个原则，看看能不能打通经络，即使不练八卦掌，光在健身房跑步也行。打通经络的方法太多了，我们不要拘泥于方法的争论，到底是八卦掌好还是太极好，这都不重要。如果八卦掌还不如瑜伽能打通经络，那还是先不要练八卦掌。这些都无所谓。否则学了一堆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浪费时间去学。“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黄帝内经》上这两句话就概括了我对武学的看法。

您对武学和中医都注重经验体验，那中医学院那种教育体系在您看来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中里巴人：**我在北大的中医学社讲我那些感悟的东西。我的入门之径就是实用。我学完这些东西，就是为了马上能用。你在医学院里学了十年，能写博士论文了，但学出来不能用，那等于白学。学多长时间？不

在于看多少本书,而在于有没有走对门。其实起点就在脚下,但必须知道终点,要知道为什么学?很多学中医的,居然还不知道打通经络,这怎么可能学得好。学中医的宗旨就是打通经络,仔细研读《黄帝内经》。

那您打通了吗?

**中里巴人:**我也还没打通经络,需要一辈子时间打通经络。经络是生理与心理的桥梁,目前我的修炼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很多经络还堵着呢。

经络由经和络组成,经是干线,络是旁支,人体有十二条主干线,叫十二正经,还有无数条络脉,经和络纵横交错,在人体里构成了一张大网。所以身体哪里有病,经络就会发出警告,我们也就可以知道是哪个脏腑器官出了问题。

针灸、拔火罐等中医理疗确实有用,但是科学界至今还是无法找到经络,也无法断定它们是否真的存在。

**中里巴人:**举个例子,你要是盲人来分辨颜色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盲人的思维里面没有颜色这样一个概念。同样道理,你要科学家来研究经络也是不现实的,这本来就不是同一块土壤里的东西。既然经络有用,不需要用自然科学再去证明什么。我认为经络肯定是存在。

人身上那么多经络和穴位,哪些是我们能掌握的呢?

**中里巴人:**其实真正需要掌握的穴位总共也不过二十多个,没几天就都烂熟于心了。这二十多个穴位,在对付一般常见疾病中,就可以显示出神奇的保健效果。比如,白领经常坐着使用电脑,颈椎、肩膀和眼睛总是酸痛。对于颈椎、肩膀,经常按摩两条经络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就是心经和小肠经。心经在手臂内侧,而小肠经则位于手臂外侧,从脖子到肩膀,再从胳膊到小手指。每天用电脑前,先按上个一两分钟,肩颈就会感到非常轻松。眼睛酸痛,用两只手分别绕过头后,去揉另一侧的耳垂,要有一定力度,每边六七次即可。这些都是大家能掌握的。

您家有祖传秘方吗?无论中医或者武学,都把秘籍当成命根子、宝

贝来保护,您怎么看?

**中里巴人:**关键不在于你家里有多少祖传秘方,关键是你有找到祖传秘方的眼睛,没有这双眼睛你也看不见。我觉得最好的祖传秘方就是《黄帝内经》,这里面全是祖传秘方,但没几个人认为里面有,很多人踩着《黄帝内经》这块钻石了,还以为是玻璃。我书上写的很多东西都是从《黄帝内经》上抄袭来的。对于有这种感觉的人,和“秘方”就隔着一层纸,对于不信的人,就是隔着一座山。很多人就是觉得,哪有那么简单?

民间对中医有颇多误解,您觉得最大误解是什么?

**中里巴人:**首先觉得中医和武学很玄奥,这是最大误解。其实中医是非常平易近人的、简单易学的。其次,把方法和理念混淆,中医不是用针灸和中药解决问题,不要不信这些东西,中医的精髓就在于经络。所以我说,学中医都要从经络开始,中医可以学到每个人都能学。每个人也不用教条式的对照经络图去自我疗养,每个人的经络是有差异的,但自己的感觉是不会错的,凭借自己的感觉就能大体找到自己的经络。

现代人的误区是,我们已经不再相信感觉这个东西了,只相信工具。比如发烧了,不相信自己的额头,而要借助温度计。所以每个人学中医,重要的是相信自己的感觉,不要太轻信专家、教条、知识。

那您怎么看西医呢?您看西医吗?

**中里巴人:**我不看西医,但我认为西医非常好。《金刚经》上有句话,“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中医西医也是这样,有些人适合中医,有些人适合西医,有些病适合中医,有些病适合西医。所以,我从来不排斥西医。

就算西医,有非常好的西医,但也有庸俗化、教条化的西医。我们这里,几乎把西医和抗生素、手术等同起来,其实真正的西医也不是这样的。西医有着很长的历史,它吸纳了各国医学的精华,在解剖学、医学检查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为什么不拿来用,我们得承认西医所具有的优势,好的东西一定要吸取过来。但西医不能和中医融合起来用,它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但不是相濡以沫的夫妻。其实中医和西医没有直接冲突,所谓冲突也是人为的,是人的观念的冲突。 ■

(2008年10月12日)

# 顾彬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盛 韵

见到顾彬先生这天，他刚好完成了《中国戏曲史》。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于是我们小酌了几杯。新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发表，顾彬每天都有采访，问他怕不怕说错话，他说不怕。

您的新书题目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个“二十世纪”的概念用的是陈平原、黄子平提出的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一个整体、打通现当代文学，还是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

**顾彬：**只是一个时间概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现代性的问题，到了三十年代之后，现代作家发现他们原来主张的个人主义不一定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社会、国家、个人的问题。他们觉得西方非常崇拜的“自我”，要实现起来很困难，于是他们想回到集体去。我给你举个例子，何其芳、臧克家在三十年代还是写了不少了不起的诗，都有“我们应该把自我埋葬”之类的说法。他们把个人的自我埋葬以后，参加了革命，1942年以后的何其芳一篇好作品都没有，他完全牺牲了自己的才能。以前人经常说因为政治的原因，中国的现代文学完了，但现在我觉得不应该老把原因归结在政治上，中国作家本身也有责任，但他们不敢面对他们的责任，特别喜欢怪别人、怪时代。1979年以后的文学发展又回到了现代性，这是没有异议的，但还是有不少作家在面对欧洲式的个人主义有困难，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莫言、余华这批人回

到了用章回方式去写小说。西方作家如果写小说,会集中写一个人的灵魂或者其他细节的东西,主人公不会很多,可能一两人就够,也可能主角根本不是人,比如一个有名的瑞士女作家专门写了关于一个苹果的书,然后把她妈妈的故事放进去,所以她的小说只有两个对象,一个是苹果,一个是妈妈。但如果换作是莫言的话,肯定会写几百个人。

陈平原、陈思和他们的书都是我写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基础,如果我们从革命的角度看,他们提出的“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概念有道理,因为不少作家在1949年以前就开始用他们以后也用的写作方法,也就是说,他们不想再把西方式的主人公放在某个故事的中心,而是从社会、工人、农民来看问题,比如巴金的《沙丁》,主人公是工人;赵树理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小说在1949年前后有类似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平原和陈思和的态度是对的。

您的书里提到的都是现代作品,如果题目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话,您几乎没有处理那些在五四时期仍然有很多读者的文言小说。

**顾彬:**我提到了一些,但是提得不多。文学史不是辞典,如果你看九十年代中国出版的那些文学史,它们没有评论,也没有线索,只是报道什么时候有什么人什么作品。而我介绍的所有作家都有分析,我用文学评论的方法分析所有的人和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鸳鸯蝴蝶派这类传统小说,不一定是落后的,张恨水我当然会写,他写作的方法比较落后,但他也是爱国主义者,看社会比较清楚透彻,不是那种刻意回避社会问题的人。不过我觉得他用了一种不合适的方法表达他感受到的国家、民族、人的问题。张恨水我写了不少,其他的一些人我只是提了名字,我需要一根红线,这就是现代性和现代性文学,现代性文学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作家应该分析人物、社会,应该有自己的立场,这样才是独立的;后来,作家不再分析什么人物、社会现象,都按照概念化写作,这就不是现代性的文学。当然我们若是从革命角度看问题,态度可能会不同。

现代性文学是否在一段时期内断了?

**顾彬:**对,被破坏过。应该说你们作家自己不要现代性的文学,是你们自己把现代文学结束了,你们的问题是从自己开始的。



作家们会为自己辩护,当时的情况……

**顾彬:**是,但我不同意。每个作家都有责任,这点他们应该承认。当时很少有反对者,比如胡风,结果他倒霉了。

那改革开放之后起来的一批作家呢?是不是重新继承了现代性的传统?

**顾彬:**八十年代的诗人继承了三四十年代的写法,我举个例子,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比同时代的德国文学进步得多,因为当时纳粹分子不允许德国接受国际文学的潮流,所以德国跟世界文学没什么关系。我们当时是很落后的,而中国当时能够接受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文学作品,一位重要诗人、翻译家戴望舒就把很多法国、西班牙诗歌翻译成了中文。这些翻译都是北岛读过的,所以北岛文学的来源是西班牙朦胧诗,他的基础是中国也可以说是西班牙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要从诗歌的角度来看,北岛这批人继承的是1949年以前的传统。但从小说看,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八十年代有不少小说家都受到了西方小说家的影响,特别是拉美的马尔克斯。我对中国小说家总有一种怀疑,好像他们在模仿别人的风格和作品。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高行健,他所有的话剧都模仿法国、爱尔兰的两位作家的作品,一个是尤奈斯库、一个是贝克特。他做得很聪明,当时也比较成功,但因为他是模仿,没有自己的创造,所以他不是第一流的作家。他在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学史上会有自己的地位,但绝不是一个大作家。再说其他人,恐怕可以这样说,没有马尔克斯就没有莫言,没有外国先锋文学就没有八十年代末的余华,没有卡夫卡就没有残雪。当代文学除了诗歌之外,大部分是一种从外文翻成中文的文学,没有什么自己的风格。只要问一个作家他看过什么书,就能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写作。

对,查建英说除了阿城没有什么模仿痕迹之外,其余的小说家的创作都可以在西方文学中直接找到模型。

**顾彬:**你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去年我在澳门开会,阿城也来了,他很老实地告诉我他现在除了剧本什么都不写。我批判这种现象,不过当时的媒体搞错了,我并不反对作家写剧本,但是作家也应该写自己的